阿發伯的燒肉粽

 阿發伯將手上的香插進香爐的灰土中，裊裊燃煙撲上他那張滿是皺紋而黝黑的臉。五十三年如一日，「弟子林金發，請恩主公保庇今日工作順利、行事安泰……」雙手合十，語氣和緩而誠懇地喃喃向眼前在紅燭黃燄映照的威容祈禱著--------那便是關帝爺了。

 被歲月催殘而略顯彎折的脊椎，微躬三拜。然後從胸前取出平安符，爐前撥了三圈。雙手合十又拜，接著返身掉頭，並把底紅黃字「媽祖回鑿」的鴨舌帽戴上，跨過眼前這滿是斑斑磨痕的門檻。門外停著他那台吃飯傢伙───一台後置物架撐著生鏽的不鏽鋼保溫箱、側邊插著一支旗子，寫著「十八王公燒肉粽」、龍頭披著毛巾的腳踏車。

 他踢開了保險桿，順手摸摸廟門左道母獅懷裡那隻小獅的頭。這時，日出的光芒從東方的天際線升起，是不早了，他踏起車踏板，陽光從他身後拉出了條長長的光影在紅磚道上，滄桑的喉中發來宏亮如鐘的嗓音───「燒──肉粽！」。

 阿發伯是個典型的叫賣小販，因為沒有過人的生意頭腦，這門生意利潤也不高，自然終生不會有存幾分錢銀了。而他會以此為業是有原因的，說來話長。據說在過去，阿發伯的祖父是這地方的富商地主，因為在生意上與日本人交好，使得家族頗有財富，購入為數甚廣的田地。阿發伯沒見過祖父，但是對小時候他生前從日本買來擺在客廳的名貴大花瓶、客廳桌上不二家鋁裝的精緻餅乾盒、父親常拿來把玩長筒望遠鏡是有印象的。雖然父親沒有祖父那樣精明手腕，不過先人走後，憑著耿直、老實的個性承者衣缽卻搏得良好商譽，因此維持的倒是成功。光復後，傳聞政府要選舉地方民代，本意想謀個官銜為民喉舌。開票出來卻高票落選，名列第二。他倒是有風度，不覺有疙瘩，反正輸的對手是交情甚密的同行朋友名叫吳仁義的，他是從小在阿發伯祖父的店裡實習時就認識的拜把兄弟，將來還是要合作的。自然沒有心機。

 哪料得二二八時，因他在地方上有勢力、又與日本人有牽連，真中了雙料大獎！才聽到軍隊上岸消息不久就被抓走了。後來放是放回來了，卻被打著雙腿半殘，戰爭時期醫藥缺乏，治病昂貴，只好拼命賣田籌錢醫藥。不料時勢做弄人

，「有人」舉報他家涉嫌「通匪」於是阿發伯的幾個叔叔哥哥們又被抓去審訊了一輪。事後處理的保費事小，是大的是事後周遭同行朋友都知道他被警總盯上，個個對他退避三舍，生怕與他有所瓜葛。不得已，只得把街市裡幾間虧損的店鋪廉價變現。想不到人人都當這是燙手山芋，沒人敢接手。最後還是前面那位吳仁義看在用友情價買下了。這才沒有繼續賠錢。至此，家族的財富日益匱乏。

 阿發伯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出生的，他的母親是在父親最後榮景時納進的小妾。她雖不識幾個字，在這宅院習見的人情人暖、世態炎涼的人生道理也夠他教子成人了。雖然相夫不過幾年。現在回想起那段一轉眼由盛而衰的光景，教人唏噓不已。

 壓倒家族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土地改革。在阿發伯的記憶中，小時候的某夜，父親和幾個大哥堂叔圍在擺放著幾片紙張的客廳原木桌前，飛蚊亂舞的燈光下，表情沉重，舌頭不自然的舔舔嘴唇，手掌頻頻抹著褲管擦去手汗的造成的不安更為明顯。即使孩子未足十歲，隔著門板還是能看出寫在臉上的混亂、掙扎、甚至絕望的神色。母親見了，思付孩子不該在這充滿壓力的場面，急著要把他抱回房裡。走不出三步，就像眾人等的那場雷陣雨終於轟然閃電。

 他的父親盡全身的氣忿，像慢動作停格，把桌子被拋的半天高，拋物線的摔著地面，轟然「匡當！」巨響，桌子重力撕裂。一旁的木椅也也倒下了。

 阿發伯的父親也是。

 紙窗裡，倒映的是人們扶將他的急忙奔走的影子。

 飄在空中的紙寫著「徵收」、「重劃」、「開發」……。

 那晚，沒人睡得著。

 過了幾個月，他牽著阿發伯的小手，說要散步到舊田去。他聽說那塊農地將改建成工廠，畢竟是有些情感在泥土裡的，或去念念舊。這天正是微雨的陰天，他帶了把黑傘出門。到了從前的田地，果然見到成群的工人在開挖地基。這時，有個正挑著水土，名叫阿海的年輕工人認出阿發伯的父親。原來他本是承租林家土地的佃戶之子。戰爭時期，總督府增課了不少戰爭雜稅。差點讓這戶本已清寒的一家子活不下去。阿發伯的父親是有血性的厚道人，念在戰爭再打個幾年阿海就將被送到南洋打仗，特別免了他家的田租，並分了幾份糧配給給他們家。如今在這場面遇上了，畢竟阿海有農家質樸的性格，此時見到了從前的恩人，也不分他是貧是賤，在街坊「共諜、共諜」的傳。他依然恭恭敬敬的喚為「頭家」。

 卻換來阿發伯父親揮了揮手「免講阿啦……蝦咪頭家，當我是朋友就是了。」他苦笑著，這一笑裡蘊含多少五味雜陳。兩人相互問了問近況，或是安慰、也有道謝。

 忽然聊到這塊地，阿發伯的父親問到這塊地現在正被政府配在誰人手裡，想不到阿海臉上居然浮現難色，言語開始支捂其詞，閃爍不明。阿發伯的父親雙眉一皺，查覺有異，料定必然有鬼在其間，趕緊追問。阿海只好道出答案了。

 知曉了真相，阿發伯的父親像似被天雷劈著，頭腦一陣天旋地轉！怎麼是他?真的是阿義！？那便是競選民代時還在與他稱兄弟道風度的朋友吳仁義了。現在他回想來，正是那次跟他結下樑子，後來店鋪因舉報而被迫收掉，幕後黑手十有八九也正是在市街競爭的他。這次又被用低賤的十分不合理的價格徵收走，看來也是憑藉著代表之位，與縣府官員勾結，才會被弄得家破人亡……。

 心腹被背叛匕首刺下時，最大傷痛並非來自錢財傾國傾城的損失，而是信任感的破碎。長鞭抽著兩腿半殘人只要有意志是捱得過去的，那種痛卻是可以讓人在心裡最內裡層痛不欲生，因為長鞭僅能讓肉體殘缺，背叛卻如暴風般完全的扭曲了一個人的內心世界。他倒下了，他無法接受這一切，或者說面對這幾年的一次又一次打擊，黑傘也無法撐住他的身軀，他倒下了。

 直到今天，阿發伯還是很討厭下雨天，除了因為下雨會讓生意不好、保溫箱會進水把早上辛辛苦苦得備料全盤毀掉。也因為每次下雨都讓他想起父親心臟病發的那日。

 他曾是會流目屎的人。

 在彌留之際，他留給孩子們的遺言是:林家不要再出敖郎（厲害的人）了，安分過日子吧，書讀多也只知道白賊而已……。

 他們把客廳那座花瓶和其他玩意當了。換得了棺材本。草草行了喪事。

 阿發伯和母親在堂前拿金紙折著蓮花，正房兄長們則在後堂商討著這間祖厝賣了以後的分配。

 下午，兄長們進城，將找戶政、律師們商討。來了個要掛香的客人，那是阿海。他並告訴阿發伯的母親，他有朋友做廚，工地午食都是他們騎腳踏車送來的，正缺人，阿發去正好學個技術，也好掙錢。他的母親回答道，家裡後事還多，那將來再談吧。不料，當天晚上正太太一臉凶面羅煞走進房裡來「什麼垃圾東西今天收拾好，明天帶著妳那隻狗仔孩滾出去！」說完從懷裡丟出張信件包，「這些錢自己拿去過活，這點錢留著給妳這吃裡扒外的破麻已是恩盡義至了！」說完使臉色給他母子倆，大力甩上了門。那晚，母親啜泣而眠。隔天，她們提著行李找上阿海。到了事情原委，阿海只嘆了嘆氣。他跟工頭請了天假，因為工頭也曾受過林家善處，心一瞅，也就答應了。途中，他們經過了關帝廟，阿海忽然想到頭家最後一日跟自己談天的片段，說著阿發是他最疼的孩子，卻也是最不放心的。於是便牽著阿發的手，走進廟裡要找廟祝，便說要關公收為義子。林家的事，在地方傳聞不少，但大多的傳聞都蒙上的是同情的色彩。因為選舉跟他父親有幾次謀事，也深知他的為人耿直，得知下場也是哀嘆而已。見到他所遺下的孤兒寡母，他要阿發伯過來，並把雙手擺上了他的雙肩。看著他。

 那是張難以言喻的臉龐，到底是如何多舛曲折的命運，才能把純真掃離稚嫩的臉龐？是無風的平靜？或是風暴後的疲倦？像一張平白的畫布，被一位瘋狂的野獸派畫家絢爛千筆萬鋒後，潑上一桶白漆似的。那是張平凡到無法讓人道出其複雜的臉孔。

 或者，你繼承了你的父親。廟祝說。而妳父親更是代表這時代的臉孔

 當天行了拜禮，廟祝送了他一片平安符。他便開始了販送燒肉粽的人生。因為不斷工廠興建，工程工地也源源不絕出現。隨著時間一久，他騎的車越騎越遠了。他看著從前他家的佃田開闢成新的市街又老去，舊市街老去又拆掉都更。就像新陳代謝、春花秋陽夏蔭冬雪的四季輪轉一樣。他有次送肉粽時卡在車陣人潮裡，才想是怎麼回事？卻是縣長參選人吳仁義正滿面春風在拜票。過了幾天卻傳來他買票的事件被抖了出來，據說通報人就是他親信而且努力栽培的子弟兵。還聽說他一生打的每一場選戰無一不是買票贏來的。但對阿發伯來說，也與他無關係了。他也不需管上什麼無謂的事了。畫布的白淨，成就了他自由的心境。有時候早上心血來潮，在功德箱裡添點香油錢便得到一整天的平安。從柏油路夾縫裡摘朵小花插在車籃便覺快樂。初一十五改包素粽便覺做得好功德，必有菩薩保佑。

 我在文中都沒有說到地名。如果你問我他到底是何方人士？我會告訴你，他已不只是哪一個鄉鎮縣市人氏而已，看著他的背影，我心中感覺著他已超然是一整個台灣的縮影。若你有天在街上聽聞他那長長嗓音「燒──肉粽」跟他買兩個吧。不用加醬油，清清白白的糯米和水煮花生還有香菇搭配嚼著吃的味道真能滿足下午的食慾。

 若在夏天，幸運的還可能他能合時令的甜粽。